

第一章 孙中山和故旧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收到不少中外人士写给他的英文信。这批英文信函随同其他一些英文资料，构成了孙中山英文藏档。在各种写信人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旧识。其共同特点是，他们或在海外，或在国内，或先或后，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为革命出钱出力。他们都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成长起来的，都与孙中山有过不浅的交往，因此，革命成功之际，他们比常人拥有更多的喜悦和自豪。

这一章里，我们着重谈孙中山和这一部分人的交往。其中有中国留学生之父、有早期的革命领导者、有显耀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宋氏家族成员、有孙中山在第二故乡檀香山的好友。一定有其他更值得叙述的人物，但在孙中山英文档案中没有新的史料，故在此从略。

一、孙中山与容闳——两位“总统” 的最后一段交往

除旧迎新之际。

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沙坚街 284 号。容宅。

书房里，一位垂暮的老人，深陷在藤椅中喃喃低语，旁边，一个年轻人正在英文打字机上记录。

巨大的喜悦冲击着他，史无前例的反清民主革命，很快席卷全国，他多年的宏愿终于实现了。他满怀希望，希望回到那片离别十

载的故土，见孙中山。他担忧，担忧战争后社会秩序的混乱，担忧袁世凯之流对革命成果的攫取，担心革命领导内部不能团结。他在思考，思考联邦制、立宪制何种更适合中国，思考临时政府的财政问题。一时间，万家忧乐，时代风云，俱上心头。自1911年秋后，他一直中风在床。但他仍忍不住挣扎起来给老友谢纘泰写信。

1911年12月22日：

“目前使我焦虑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就简直如同满清重新执掌政权一样糟糕。”^①

“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展开工作，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②

1911年12月26日：

“目前在中华帝国发生的政治现象在历史上确是非凡而空前的。

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

我真诚地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来敌对目前遍及全国的平和的情绪。如果领导者的个人野心产生并占据了他们的心，将加重混乱、无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将导致整个中国被瓜分。

愿所有中国的爱国者警惕这种危险，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③

“在即将承认新共和国的关键时刻，革命领导人不知道建立一个像美利坚联邦那样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联邦制给你们一个大致轮廓。”^④

① ②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3页。

③ ④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

1911年12月29日：

“……向我报道他的就职典礼，并给我寄一份完整的内阁名单。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

“请你告诉他，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①

“我希望能活到看见我的朋友当选下届大总统，他已经为中国人奋斗了二十二年之久。”^②

“我真希望在我没死之前，能够同其他所有的革命领导人亲自认识一下。”^③

想一想，一个患重症的84岁老人，经历了这么多喜悦、希望、担忧、焦虑，他那孱弱的身体如何能承受，他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此人便是著名的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

在香山这块人杰辈出的灵地上，在中国由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出过两个“大总统”。一位是“临时”的、“非常”的总统——孙中山，另一位则是未遂的“总统”——容闳。他们是两代人。他们的接触发生在容闳晚年的十多年间。从他们的不多的往来中，可以看到两个时代伟人的相与交流和激励，看到老一代的改革派领袖与新一代的革命党领袖之间的真诚合作。他们之间的忘年交并不因为普通的乡里之情和志趣相投，而基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情，基于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怀。这是他们从政见不同的改革者而终于走到一起并建立起友情的基础。

（一）逃亡路上的相互倾慕

在香山县南屏乡，有一支很兴旺的家族：容氏家族。据《香山县

① ② ③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26页。

乡土志》载：“恭都南屏容族，始祖六二，宋嘉定间自新会迁来。六二生光祖，光祖生八子，遂分八房，由光祖至今传二十三代，丁口共二千二百余。”在庞大的容氏家族中，容闳是一个很早成名的天才人物。他早年入澳门马礼逊学校，1847年随校长勃朗赴美国麻省孟松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后，获美国博士学位。1855年回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他早就取得了美国国籍，也很容易便能觅得一份高等职位，但对祖国、对故土的眷恋时常萦绕于怀。1860年他到南京向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富强策。1868年向清政府建议选派留学生赴美。他主持了1872年幼童赴美留学事宜。当孙中山还是一个翠亨村的幼童时，容闳已是蜚声中外的新派人物。有史料称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上书李鸿章时曾受容闳的推荐。孙中山受容闳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显然，两人还没有直接的交往。他与孙中山的交往，应始自逃亡的路上。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清王朝的根基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中国改革派力量再次高涨，并出现了联合的趋向。容闳力图在孙中山、杨衢云等兴中会领导人和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力量中斡旋。3月，受唐才常之托，容闳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劝说康有为与兴中会合作。4月间，容闳又在香港见杨衢云、谢纘泰等，讨论各派改革力量联合的可能性。当时容闳对孙中山尚无初步的印象。据谢纘泰的回忆，当他同容闳谈到孙中山时，容说：“我还没有见过孙逸仙博士，他有多大年纪？我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①时隔多年，我们不能排除谢纘泰借容闳之口来表达他个人对孙中山的看法的可能性。但考虑到当时容闳已72岁，孙中山才34岁，一位老前辈称年轻人轻率也是难免的。谢当时曾写信劝孙中山在日本见容闳。然而，两人未能谋面。应该说，此间容闳主要接触的是兴中会中杨衢云派的人士，对孙中山还缺乏了解。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8页。

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参加。容闳本人被推为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会议决定在湖北、安徽、江西等地举行起义,兴兵勤王。1900年8月中旬,孙中山得知自立军起义之事,故欲回国。在与横滨友人的谈话中,孙中山表达了对容闳的尊重和推崇:“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①从孙中山的谈话看出,他接受了谢纘泰等提出的举容闳为各派改革力量之首的建议。孙于8月22日由横滨秘密回上海。

未及事起,唐才常被捕斩首,容闳则死里逃生。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方知自立军起义已失败,故又匆匆返日本。1900年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恰巧同乘“神户号”。当时孙中山与容星桥(容开,兴中会会员,日文名平田晋)与若干日本人同行。容闳是容星桥的叔父,经星桥的介绍后,两人一见如故。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属维新党之两名中国人与孙一行赴日本。其姓自称为容,有亲戚关系。一人年龄过三十岁,历来在汉口某洋行充买办,……该人因受严密追捕,故改扮为日本人,从汉口潜逃来此,此次与孙赴日本。另一人年约五十五六岁,据传系由香港来此。该氏早年在美国清国公使馆任职,可能是容闳。”^②

容闳上岸后,在长崎南山手町库利夫旅馆投宿。当晚,孙中山便与容星桥去旅店访容闳,从5点一直密谈到9点半。次日临行前,孙中山又与几个日本人前往旅店访容闳,进行了短暂的密谈。谈话时从里面将门关闭,禁止他人出入。容闳于9月7日由长崎赴香港。

孙中山与容闳相见密谈的内容是什么呢?从日本外务省档案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8页。

②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37页。

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容闳劝孙中山回国,在华南观察动静,以图再举。“内田等于8月26日在门司港伴随孙逸仙赴中国上海,当时局势尚有孙容身之余地。孙抱决死之心,主张留在中国,不愿空留我国。昔日到京时,曾对内田等言:当今我祖国正处旦夕危亡之际,空在异国流离,至情不忍。自己决心蹈金玉均、唐才常之前辙归国。内田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极力劝其不可,我等多年同志,需要忍耐,暂待时机,竭力一时谏止。……17日内田收到孙来信,表示回国之情终不可遏止,将违背各日本友人之劝告,不日踏上归途。今孙回国之念愈切,所以如此,据闻华南有一名称做容闳的七十多岁的老同志,此人在美二十余年,在法、德、英又数年,均带公务,颇富文明之新思想。在日居留期间谈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故促之归国。另外李鸿章亦致恳切之信,促其归国。因此,孙打算归国暂依容闳在华南观察动静,等待李鸿章南下会见。”^①

容闳的鼓励,使孙中山打起精神。他不顾内田、平冈等多位日本友人的劝阻,执意回国。他南下台湾观察华南局势变化,并亲自继续筹划惠州起义。在10月下旬给刘学询的信中还谈到谋事计划,托刘学询主持政务,而“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②意欲让何启与容闳主持外交。孙中山一直留在台湾,到惠州起义失败后被当局驱逐出境。

与容闳见面,对孙中山是一个极大的触动。他们彼此对对方有了真正的认识,相见恨晚应是他们共同的感慨。容闳对两派改革力量的居中调停虽未成功,但却为他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埋下伏因。容闳从认为孙中山太轻率到感觉“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勉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③表明在他与孙中山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4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2页。

③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115页。

之间已达成了理解。

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谋在广州起义,拟推容闳为大总统。事泄后,容闳这个未遂的大总统不得不在74岁的高龄再度浪迹异国他乡。他答应谢纘泰等要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争取支持者和同情者的要求,请他们寄暗号和密码。故他一直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保持着若干联系。

(二)在中美合作的反清军事计划中对孙中山的大力支持

容闳寓居美国后,同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保持着接触,也同兴中会会员保持接触。这期间,他放弃了改良的主张,开始转向支持同盟会的革命行动。1908年前后,他力促支持中国改革事业的美国人士从支持康梁转而支持孙中山。当时,美国军事家荷马·里、金融家布思等发起组成一个在华的反清军事作战计划,拟由美国投资者和中国的改革派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协调。当布思与荷马·里向容闳商量此计划时,容闳非常热心,对事情的结果极为乐观,许诺在新中国的政府中委任荷马·里为总督,布思为“上院议员”(Baron)。为打消同伴对计划成功可能性的怀疑,容闳还提出让其儿子回中国观察形势。

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方面领导人的选择。康有为原已同荷马·里等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康有为曾将从美国华人中募得的80万元以其女儿的名义投资于墨西哥的电车公司,这令这些美国人相信他在财政上是靠不住的,且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康有为的作用降低了。对容闳自己而言,他已上年岁,显然有点力不从心,但他仍愿意在其中担任一定角色。对于这点,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思想不合逻辑,贪婪而斤斤计较于金钱。而布思却认为容闳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一个在其国家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我的文案中存有一份声明,证实他绝对克己”;“他称自己为一个领袖,只是因为他深信在此关头这样做是必须的、合适的”;“他除了要完成他自认为

对其人民极为有利的工作外,并无任何个人野心”。^①

而在流亡的中国改革者和美国人的通信之间,频频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便是孙中山。当容闳意识到他自己的能力有限时,便向美国人推荐了孙中山。

1909年容闳邀孙中山去美国,与荷马·里、布思等制定革命计划。1910年2月14日,孙中山致信容闳,谈到了合作问题。孙中山提出:自美国银行借贷150万至200万美元,做活动经费;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人士,以适管理光复省区城市;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组织训练海军。

3月4日,容闳致信荷马·里和布思,转达了孙中山的要求。稍后,孙中山还向布思表示愿以三倍于本利的款数付还美国支持者。

3月14日,孙中山与荷马·里、布思等在洛杉矶长滩会晤,决定设辛迪加以取代以前的顾问委员会,布思作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全权处理接洽贷款收款与支付事宜;荷马·里则全权指挥训练中国军队。孙中山与荷马·里等密谋的长滩计划,可以说是容闳竭力促成的结果。此间,孙中山容闳有过见面,向容闳转达了他与荷马·里、布思会谈的情况,两人之间达成了沟通。孙中山在给布思的信中提到这点,容闳给谢璜泰的信中也谈到这点。

纽约华埠第一位自立教堂的中国牧师许芹与容闳是知己友好。1910年夏,孙中山到纽约,常与许芹等通宵讨论革命计划,表示一切都已准备好,只是缺乏军费。许芹因建议孙先生往加州华侨募捐,并介绍往见容闳同班友人纽约市华尔街巨商但尼(Mr. Thomas Denney)。许芹回忆:容闳晚年常来华埠教堂聚谈,关切国事之余,对工程与机器发明尤特具兴趣,常对许说明飞机发明应用的可能性。当法国第一次实验飞机时,容闳特往参观。

^①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二辑第29页。

然而，直到次年4月，长滩计划因资金不能到位而搁浅。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为筹款而奔波。在他看来，一切皆备，唯一缺少的是钱。在从布思的老友希尔处取得大笔贷款的希望破灭后，他想到了一位老友，于是，他匆匆发出一封电报：

容闳博士： Attorwood 街第 16 号

哈特福特

康涅狄格州

你未回复我去年从纽约捎给你的信。

你能否在这紧要关头为中国做点什么。切盼回复。

Y. S. Sun

Tai Wah Co c/o

303 South Clark Street^①

此封电报系英文电，未曾收入有关孙中山文集。笔者所据为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之孙中山在美国使用过的电报稿之底稿。电报底稿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及与其他注明时间的电报的前后关联来看，此电报是于5月1日至5月3日之间在芝加哥发出的。这正是孙中山心情最为难过忧虑的时候。当时，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黄花岗起义已失败，而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则生死未卜。处理黄花岗善后事需要大笔款项，鼓舞士气重振兵力也需要钱。在这样的時候，他想到了容闳。

容闳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很是激动。他不知自己能有多大的用处，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容许他去见孙中山，于是，他写信请孙中山去他那里。但是，孙中山行期匆匆，没有时间再会容闳了。于是他再度致电容闳：

容闳博士：

收到你的信，我们今晚离开，无时间去见你。以后有消息请送至：Sing Fat Co. 1127 Broadway Gee chock man^②

此电是孙中山于10月20日离华盛顿、赴纽约之前拍的。这期

^{①②}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间正是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两个彼此仰慕的旧友，就这般未能谋面。容闳对此一直引为憾事。

(三)最后的呼唤

共和革命成功了，可以想像，容闳是何等兴奋，归心似箭。

容闳最为担心的是，新政府的财政问题。为此，他特地找当地有名的律师阿瑟·西普曼了解美国政府税收的情况，并请他帮忙计算一下关于需要多少经费才能维持中国政府的正常运转，还请他推荐人才去中国。

热心的西普曼很快给了答复，西普曼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税收来源情况。他说，在美国，国家收入的来源都是所谓间接的，来源于海关税和国内税。在联邦计划中没有以个人财产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而是各种特权税，如根据进口某些货物的特许权、生产烟草、生产和出售酒类的特许权课税。州一级政府的收入来源也主要是间接税，如公司、铁路、保险公司、银行之类，也有一大部分收入来自遗产税。用于市政开支的税收主要是财产税，用于警卫、防火、维持街道、下水道、供水及各种公共设施，也有相当的部分用于教育和慈善。

至于维持政府所需要的开支，西普曼认为中国政府一年应需要 1.6 亿美元来维持运转。他列举了美国的情况：美国人均需要 20 美元来维持政府开支，其中 10 美元用于国家政权，七美元用于当地市政当局及其各种公共设施，三美元用于州政府。美国人口是 9000 万，故总费用需 18 亿。中国人口是四亿，按美国的标准的话要 80 亿美元。但考虑到美元在中国不同的购买力情况，假使一美元在中国相当于五美元的话，那么中国只需 80 亿的 $\frac{1}{5}$ ，即 16 亿美元。再考虑中美两国在生活水平上的不同，假如中国政府所需的人均管理费是美国的 $\frac{1}{10}$ ，那么中国政府平均每年需要 1.6 亿美元来维持。当然，数字只是一种估计，基于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如处

于混乱或战争状态，数目将是惊人的。

如何提高政府的收入呢，西普曼认为，海关税是最容易收的，而国内税是最难征收的，尽管如此，后者还是比前者带来更多的收入。

容闳把西普曼的这些见解，悉数寄给了孙中山参考。

关于选美国人去中国工作的问题，西普曼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报酬来承担家庭的话，一般美国人是不会愿意放弃国内自己的职业，断了收入去中国担任一个困难并可能是冒险的职业。他提出：“假使中华民国想从美国得到六个能干的人作为新共和国的顾问和各种政府代理处的管理者，我认为年薪要有 75000 美元才能获得这样的人，且要提供五年的合同，总计五年每人 375000 美元的报酬要筹集且储蓄起来以维持他们各自的家庭。”^①

听了西普曼的一番言语，容闳大有感触。是啊，一个贫穷的国度，又能吸引到多少国外有用的人才呢？于是，他让儿子回国为国效力的想法更加迫切了。

几乎同时，容闳又给孙中山写信，提出一系列中肯的意见。容闳在同一个信封中封入两信，一封是致同盟会领导人的，这信在谢纘泰所著《兴中会秘史》中有全文。信中，容闳强调绝对不要相信连光绪主子都出卖的袁世凯，强调革命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另一封信，则是专门写给孙中山本人的。因患病在床，他已不能亲自提笔写信，故嘱儿子覲槐在打字机上替他打出来：

阁下：

今你已是共和国总统，具有制定自己的政策尔后提交内阁作最终决定之神圣权力。你面临之关键是：一支共和国军队的问题。

首则英吉利，次则日、俄、法、德，此类除美国之外的掠夺性国家，皆若兀鹰眈眈相视，预备破坏共和，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无一是完全对共和国友善者。

^①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为安全计,有关共和国军队应具之规模,军事开支应有之金额,荷马·里先生无疑是最佳建议者。

再者,我建议你挑选有经验的能干的美国人以纯咨询之资格担任我各内阁成员及部门首脑的助手或顾问。

至于资金——美国是最宜寻求外国贷款之地。有关建立一个贷款方式之事,我以为大多数纽约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的意向是发行或部分发行中华民国公债,宁可违反关税,也要尽可能以一个相对低的利率。

吾子容颢槐,你在纽约见过他,他在纽约国际金融机构有朋友和熟人,比如J·P 摩根公司,Kuhn loeb 公司以及国家城市银行等。现在事态已向有益于共和国方向发展,他们应毫不犹豫地签订一个有利于共和国的贷款,他们完全能这样做。

吾子是一热烈的共和主义者,窃以为如给其机会,定能为共和国效力。

若你见信后明了此事之可能性,恳望明确电告你希望在纽约贷款之数目,你能支付的利息及能提供之担保,我自会令这年轻人去做。

自你到纽约后,我身体大有好转,当时未能去见你极是遗憾,我很高兴有荷马·里先生陪伴你。

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

祝你健康!

容闳谨志^①

容闳晚年得子。他于1875年47岁时与美国Mary Louise Kellogg结婚。1886年玛丽去世,留下两个男孩。长子颢彤,次子颢槐,一个9岁,一个7岁。容闳严父兼慈母,抚养孩子成人费尽心力。而当民国初成,建设事业需要人才时,他毫不迟疑地让儿子回国。颢

^①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槐，这个在美国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30岁时已事业初成。是纽约一家机械公司的总经理。他珍惜自己的事业，但他更尊重父亲的感情。将父亲的信打印完毕，他也给孙中山打了一封信。当然，他的信没有那么多的感情色彩，而是理智、简短的，体现的是美国式的务实：

阁下： 1912,1,2

谨让我随众声祝贺您，并愿以任何资格在此或回国为共和国效力。我的履历如下：

容闳之子，耶鲁大学1902班毕业生，机械工程师。拥有制造业管理之十年实践经验。32岁，未婚。在纽约银行家中有一些关系。曾在纽约国民志愿军机动地面部队1班A中队服役三年——愿意在军队里服务。

希望为您效劳

容覲槐^①

这几封信，装在了同一个信封里，飞到大洋彼岸。

几乎与此同时，谢纘泰把容闳给他的信也寄给了孙中山。他还提议孙中山邀容闳归国。信中讲：“我刚收到我们的老朋友容闳博士的来信，我装入他来信的复本供你参考”。“我郑重建议你发电报邀请他回国。他能在制定宪法方面给你适当的帮助”。^②

孙中山的办公室内，大叠来电来函中。他收到了谢纘泰的信，也看了容闳父子的来信。感慨之余，他欣然提笔，邀请容闳回国辅政。

容闳老先生伟鉴：

丁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逸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

^{①②}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己也，即仆等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如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兹已二百六十余年，而教育之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自由平等之说，得毋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有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

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量亦不致掉头而我弃也。临风濡颖，不胜鹄盼之至。仅此，并请道安。

弟孙逸仙上言^①

然而，容闳终于没有时间来回应孙中山的召唤了。自1911年秋后，容闳一直因中风卧床不起。此时容闳已经病重。他病危弥留时还收到孙中山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纽约家中悄悄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当地的报纸第二天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说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②

容闳未竟的心愿，终于由儿子来完成。觐槐回国后，受孙中山、黄兴之托，到广东制造局任军火局长兼工程师。觐彤回国后，担任矿冶工程师。1921年2月3日，孙中山签署“内务部委任令”：“任命容觐彤为本部技士”。^③

容闳先生不愧为卓有远见者，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上的问题，最终不能维持运转，终于被迫交权；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又背叛了共和；革命巨头孙、黄终因革命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在数十年的信赖和合作后分手，而致革命力量走向低潮。这一切似乎都在容闳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43—144页。

② 《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③ 《军政府公报》第六号。

忧虑之中。当然,我们不能说倘天假以时,容闳回国便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容闳晚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的睿智,不能不说是令人赞叹的。

二、孙中山与谢纘泰、谢纘业兄弟 ——分分合合的同路人

阳光已经温暖地照耀着海面。1911年12月21日上午9时许,孙中山乘“地湾哈”(Deuanha)轮抵达香港。岸上,已经有不少人早早地等候着。谢纘泰、李杞堂、陈少白、容星桥,这帮兴中会时代就和孙中山熟悉的朋友,正聚在一处,互叙往事。船泊码头,由于只有一只小轮可以靠在邮船上,胡汉民、廖仲恺等先期上了邮船。紧接着,陈少白、谢纘泰他们这几位也坐上了小轮。他们同孙逸仙在船上见了面,互致问候。此时,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兴奋。共和,这是多年为之奋斗的啊!孙中山感慨万分。谢纘泰说:彼此走的路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孙中山也很诚恳地对谢纘泰说:谢君在新闻界有不少老朋友,如能为民国呼吁奔走,孙某及亿万苍生都当感谢你。

由此,谢纘泰积极运动英国朋友,请他们力促英国政府尽早承认中华民国。

(一)华侨革命之家

早在本世纪初年,一家三口皆投身于中国早期共和革命事业的华侨家庭,也算是凤毛麟角了,谢纘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华侨之家。父亲谢日昌,广东开平人,乃三合会前辈,少经商澳洲。谢纘泰,字康如,187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生。年幼时,便听父亲讲“满洲鞑靼征服中国”的故事。他向父亲许诺,长大后一定回国,把满洲人赶走。谢纘业,字子修,受哥哥的影响,也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